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对山集

上册

(明) 康海一著 金宁芬一校点 考释

觀史

五言古詩

三年

漢武負才畧天祇育驚駘俳視東方朔
士抱千里姿不得凌九垓仙人王方平往往
讀書窮巷中志開履難諧不如屠沽子乘時
入大各有遇胡為卑艸萊君看吳王門亦能
年不相見相見轉愁絕來自庭中門
不如輕絲盤紫止階側初言睽違長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明) 康海 / 著 金宁芬 / 校点 考释

对山集

上册

五言古詩

觀史

漢武有才畧天威育驚駘徘徊視東方朔

士抱千里姿不得凌九垓仙人王方平

帶書窮巷中志閑履難諧不如屠沽子乘時

名有遇胡為卑州萊君看吳王門亦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前言

康海（1475～1541），初名澍，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沔西山人、沔东渔父、太白山人，陕西武功县人。他是明代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复古”运动开创时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创作，无论是诗文、散曲、杂剧，还是志乘之作，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者。

康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二十八岁时考中状元。他的《廷对策》深受阅卷官大学士刘健等人赞赏，以为“词意高古，闲于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①。孝宗朱祐樞阅后大喜，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②遂钦点进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陕西状元由康海始，而“天下惊传得真状元矣”^③。

康海一举成名，天下倾慕。何景明在正德三四年间所作《六子诗·康修撰海》谓：“矫矫龙头士，腾跃在明时。群游慕豪放，栖志固有期。赤骥鸣云霄，不受黄金羁。挥毫御清宴，浩思随风飞。……良史久无称，斯文当在兹。”^④道出了康海风头正劲时的情景。当时，三杨“台阁体”雍容典雅、粉饰太平的文风尚未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他们文重典雅，诗尚法度、声调，但文风依然靡丽、萎弱。康海自幼受父亲尚古思想的影响，加以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在少年时就是对浮靡芜漫的文辞不满^⑤。进京后，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徐祯卿、王廷相等七子为改变文风，共举“文学复古”大旗，以振起浑

① 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

②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

③ 参见王九思《康公神道之碑》、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

④ 何景明：《大复集》卷八。

⑤ 见本书卷二《梦游太白山赋》《叹潦水赋》小序。

厚雄俊之气。康海祖马迁之文，李梦阳宗少陵之诗，一时“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形成风气，在明代延续达百年之久。康、李是这股潮流的首开风气者，是“前七子”中风气开始时的领袖人物。这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事实。王九思《渼陂集自序》说，当时他之所作，诗由李梦阳改正，文由康海改正者尤多，即使是何景明等人“亦二先生有以发之”。其《漫兴》诗曰：“汧西山人今谪仙，笑横双眼看碧天。说着大明有大雅，指点李何与王边。”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亦曰：“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他还说：“近时如偃师高苏门（高叔嗣）、关中乔三石（乔世宁），其文皆宗康、李。”

康海名望如日中天之时，权宦刘瑾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曾极力拉拢康海，皆遭婉言谢绝。但在李梦阳危在旦夕，于狱中以血书求康海相救时，康海义无反顾地往谒刘瑾，“诡言”说服刘瑾放出梦阳。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忌者借机诬陷康海为刘瑾奸党，使其罢官归里，以致后来人们淡化了他在文学革新运动中的影响，把他从“前七子”的带头人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言及“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时，只说“李何”而不提开始时的“康李”。其实，何景明是在康海罢归后才对文学革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何虽与康海同年考中进士，但名在第三甲，年才十九，当时的影响自然不及状元康海。何的学生乔世宁在《丘隅集·何先生传》中说，何“年十九登壬戌进士，授中书舍人。是时北地李献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历下边廷实皆好古文辞，先生与论文语合，乃一意诵法古文，而与献吉又骏发灼名，……屹然为一代山斗……”亦可见，何景明“骏发灼名”“屹然为一代山斗”，是康海罢归后的事。

不幸的遭遇，带来其著作的不被重视。近世研究者对康海的文论未加深入探讨，故而在相关“批评史”著作中，极少提到康海的文学主张，甚至说“前七子”中“论诗意见多，论文主张少”。实际上，康海著作中论文论诗之处不少，不仅很有见地，而且体现了他的个性，尤为重要的是它客观反映了近百年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初始时期的主张。康海提倡文学复古，是要求恢复古代文学言之有物、重在世用的传统精神。其《文说》曰：“古之文也，充之而后然；故其师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后思；故其敝也，涣而晦焉。充之有道，穷理博文而已。理不穷，则无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博，则无以尽其法度之所宜。故穷理博文而约之于礼，然后可以言其文也。”由此出发，他把文分为三等：“上焉者，惠猷启绩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

道广训若孔孟删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达变若雅颂讽托之妙焉。三者不具，虽文何观？”^①可见他认可的能入等之文，必须是：或献计献策以成就功业；或弘扬道统、广施教化；或叙事言理通晓变易，有讽谕寄托之妙——要对现实社会有指导、批评的作用。其《八月初十日仲修见过》诗曰：“世人憎贾傅，予意重王充。努力趣吾道，乾坤若转蓬。”王充强调文章要“疾虚妄”“为世用”^②。康海继承了王充理论的精髓。他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斯可为名言实录矣”^③。他认为左氏《国语》“其精粗虽异而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④。对于诗，他强调要有真情实感，比兴须明。其《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曰：“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夫弗因于情则思无所命，是不缘感而有生也。故比兴不明，修饰无据。虽盈简牍将何以观哉？”^⑤他在评点杨一清诗时亦说：“言涉有情，便尔流丽。”^⑥古今诗人中，他独称许曹植、杜甫、李白，认为“三子者，经济之略停蓄于内，滂沛洋溢郁不得售，故文辞之际惟触而应，声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蚀，与他摹仿剽敝远于事实者，万万不同也”^⑦。从这些具体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只要是内容充实的，能言志、抒情的，有讽咏兴起之益的作品，即使是平民百姓之作亦应引起重视，不必一定是达官贵人、有道长者所作^⑧。

基于以上见解，他极力反对浮华不实的文风，要求辞达而已矣。其《送瀟川子序》曰：“于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绘什奚补焉？抉奇穷瑰奚传焉？侈溢泛浩宏博大奚关焉？”^⑨其《邠州志序》亦云：“夫志者史之余也，史者信之成也。彼极其辞说后求其修饰，何可以言信也。”^⑩他欣赏《终南别意

① 见本书卷二十九《浚川文集序》。

② 王充《佚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其《自记》又曰：“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

③ 本书卷三十三《史记序》。

④ 本书卷二十八《送文谷先生序》。这里所引为文谷子（孔天胤）解说康海所论之语。

⑤ 本书卷三十三。

⑥ 见杨一清《石淙诗稿》卷四《寄仰方伯旧宪长三首》康海评语。

⑦ 本书卷二十八《韩汝庆集序》。

⑧ 本书卷二十九《存简集序》：“夫言之及于远者，非必尊官高年也。诗又言之精者，苟有讽咏兴起之益，虽乡党间巷可也。”

⑨ 本书卷三十二。

⑩ 本书卷三十三。

诗》“质而不文，实而不谀，素而不华”的文风^①，强调“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实；论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辞以达：是三者，要之在近厥指意”，认为何景明之作“三者备焉”，故“可以上薄屈、宋、贾、董，有相如、子长之风”^②。赞扬王九思之作“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屑屑于言语之末，其议论似孟子與而能从容于抑扬之际，至其因怀陈致，写景道情，其出入乎风雅骚选之间，而振迅于天宝、开元之右，可谓当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③他批评唐“开成以来诗人务以奇靡钻研为巧”的习气^④，不满当时士大夫中徒以言语文字相胜的不良风尚。他说：“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学不求诸其心，徒以言语文字之细贸贸焉终日，以为道在是矣，不亦远乎？”^⑤

历来批评明代文学复古主张者，多指摘其句摹字窃之弊。其实，康海从来就反对摹拟剽窃。他为县学弟子员时，“读书惟求大意，不寻章摘句若板刻时文之为者。喜唐宋韩、苏诸作，尤喜《嘉祐集》。伸纸为文，滚滚千余言可立就”^⑥。可知绝非依红模描字者。他曾批评“片言务剽窃，侃侃遂骄足”^⑦的流俗，甚至认为“摹仿摭夺、文实俱鲜”乃“文士之鄙习，非国士之鸿操也”^⑧。他赞美唐龙之文“尔雅正大，春容涵浑，可与今昔名家颉颃上下。世儒摹仿剽窃，偶中臆得于万一者，自难拟伦也”^⑨。他还有一段极为生动、精辟的议论：“古人言以见志，其性情状貌求而可得，此孔子所以于师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人篱落，拾人唾咳，效顰学步，性情状貌，洒然无矣，无乃类诸译人矣乎？君子不作凤鸣，而学言如鹦鹉，何其陋也？”^⑩这是对他的复古主张最好的诠释。他提倡复古，是要求继承古代文以言志的传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见其性情状貌。东施效顰，更见丑陋，徒惹人耻笑；鹦鹉学舌，也绝对成不了气候。他强调要自成一家之言。明代进步思想家李

① 卷三十《终南别意诗序》。

② 卷二十八《何仲默集序》。

③ 卷二十八《淇陂先生集序》。

④ 卷三十一《谢玄晖集序》。

⑤ 卷二十八《送文谷先生序》。

⑥ 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

⑦ 卷七《浒西赠别明叔三首》。

⑧ 卷二十八《送白贞夫序》。

⑨ 附录一《渔石类稿序》。

⑩ 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

赞就很欣赏康海的这段话，称其为“论文至言”^①。

应该说，康海在“前七子”中，其学识、主张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由于他以“瑾党”罢归，后来李、何之争影响又较大，故历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弘正间提倡文学复古的首领。袁袞《国宝新编·序》谓：“弘治间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妙哲，方轨并驱，文体始变，力追元古。于时有关西李献吉、姑苏徐昌穀、信阳何仲默相与表里，以鸣国家之盛。今中丞顾公华玉崛起金陵，颉颃其间，埏铍簏应，莫敢轩轻。”^②完全不提康海曾与李梦阳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确乎有欠公允。

从今存《对山集》中可以看到，其诗文或论治乱之道、用兵之术，为执政者出谋划策；或揭露社会黑暗，指斥时政，批评用事之人；或颂扬德政、功绩，表扬贤良官吏；或道民疾苦，为民请命；或借古鉴今，弘道明教；或明冤辨屈，抒怀言志；或阐述文学主张，力倡返古俗而变流靡……总之，无论是策论、序跋、记传、杂著、书信、墓铭，还是诗、赋，大都为有物之言，极少无病呻吟之作。下面随手介绍几篇。

《拟廷臣因宁夏事计今所宜事状》作于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安化王寔鐸之叛被平定后。文中认为剿绝叛逆元凶只是治标，还必须治本，“务绝根本以杜方萌”。何为根本？文中先以大量军民不当被籍没，贤臣良将不当被远戍、杖杀甚至夷墓的惨不忍睹的事实，说明祖宗法度被今日执事之臣擅变、败坏，以致执行中是非颠倒、悖理伤道。接着揭露执事者子弟皆高官厚爵，又荐用顽钝无耻之徒，而才德之臣被摧抑、拘制，有锱铢之差即被诏系、鞭笞、褫职，甚至摧殂其命；批评执政者逐京师之民，而执事之门，逋臣逃民靡所不有，未见其去；诉说地方官吏畏惧执事者之祸，横征暴敛以结其欢，朝廷又以严刑峻法阴伺其后的现状；指出京师无用之人坐食东南之财而不知检，务为征敛，尤其是“迩自丁卯〔正德二年（1507）〕以来，今日督造，明日摧织，又明日采取，使者相望于道未有空归者”的危险后果。所言之事，句句是实，支支矛头指向执政者。其揭露、批评是大胆的。其语言也相当尖锐，显现了他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如说大臣“身在朝堂之中，如厝烈火之上”“顽钝无耻者用事于上，而才德之臣扼志于下，欲天下之不乱，恶可得也？”“虽桀纣之世，亦未闻若此也”“此虽申商之惨刻不为也，而以陛下仁

① 李贽：《续藏书》卷二十六《修撰康公海》。

② 见顾璘《国宝新编》。

圣之世哉！”最后归结为：“臣故以善处宁夏之事，犹医之治病之标，治之固安，不治虽病不死。而此数者，则治病之本。不亟治当在膏肓，不病亦死，亡可救也。”文末恳请武宗察之图之，不要坐视其弊而不救，并说“今天下之心虽伤而未失也，祖宗之制虽纷更而具在也，英雄豪杰骨鯁修直之士虽废格摈斥而犹存也。陛下一旦励精为之，则是数者举集而凑矣”。文中数事皆直指当时的执政者——刘瑾，而根本在于武宗之用人不当。所以，只要武宗励精图治，国当大治。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序次井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议论之文大率如此，如《史论》《铸钱议》以及为他人诗集、文集所作的序跋等，都是内容充实、能够发人深思的文章。

记叙之文，在叙述所记之事以及亭台楼阁、学校官署修建经过和立意的同时，也不乏生动之致。如《关山石嘴镇新建察院行署记》是一篇记述官署营建过程的文章，按说内容较枯燥，但作者从写景入手。

予往岁西游关山至秦州，由陇州而西四十里，即入关山焉。山壁立万仞，崇岩浚壑。行百步许，望之若堵。及其际，则豁然开。鸣禽嘉树，转转增胜。或半映云日，则其望愈奇。又汧水罅淙而上下其响，琮琤若玉。由分水岭降坂西，迤抵石嘴，佳兴跃然。留居一日，眺望侈矣，犹依依不忍去。

此文犹如一篇游记，写出了行署所处环境之引人入胜，也突出了主营建者用意之美。文字简洁，景象生动而富于变化。即便是赠别之文，亦无敷衍不实的内容和千篇一律之弊。如《姜武功使台旌劝册序》《送桑华州序》等，在表彰他们所施德政和教化所奏之功后，往往要借以畅言治乱之道。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官员个人性格和施政之道各异，康海与其人之关系亲疏有别，因此，即使同为赠别官员之作也各具风貌。

所作碑传墓志，在叙述墓主一生经历的同时，对其声音笑貌、性格特征也会有栩栩如生的描写。例如，冯义曾竭力救助暗害、谩骂过自己的人，文中细叙经过，令人对冯“笃义略怨，犯而不校”的品德肃然起敬^①。又如，写邵昇中乡试第一后，被迫定为权阉刘瑾从女婿，邵“踴躍呼天，百计求免

^① 卷三十八《南城兵马司指挥冯公墓志铭》。

弗得，乃克自树立，略不与一人通，终日闭户拊膺读书而已”^①，其忍辱、痛苦之状如在眼前。百余篇墓铭碑状，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环境。其中有雄才大略的高官，屡建功勋的将领，为政清廉的县令，孤傲狷介的文士，输金助边的商人，拾金不昧的长者，贫而乐道的塾师，笃厚善良的乡民，孝敬恭和的夫人，贤淑勤俭的媳妇，等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有些篇章可能有文过饰非之处，但大都能忠实于事实，叙述中有议论，其中表露了作者的爱憎感情、是非观念。

至于书信，更是作者真思想、真性情的写照。《与彭济物》《与王子衡》《与寇子惇》《与唐渔石》《答王汝言书》《与朱升之》和《答沈崇实》等，皆能直写所思所想，抒发悲情孤愤。此处不赘。

综观康海之文，多为实录。其笔力雄健，风格犀利，章法严密，文字古朴。崇尚文辞隽美之人，会嫌其文采不足，而这，正是他强调“世用”、实录、质朴的主张的体现。

前人谓康海之诗不如其文。康海诗中确有一些过于率直之作，但也有不少好诗，如五言古诗《潼关早发》。

早发潼关道，微风动林木。长峡百里去，我行正仆仆。大风变顷刻，万里惨以逐。树杪闻过沙，何须问平陆。我口不可开，我身只匍匐。挽车两少年，行行亦长哭。云是阌乡人，先世有官禄。县官急边粮，十户九逃伏。里长利赂钱，我故苦独速。太平作男儿，庸调天亦福。所恨身不长，筋力易羸蹙。母寡已十年，萧条但空楮。有田不得耕，有事在忽倏。近岁严转输，使者日三复。迢迢百里途，如历经纬轴。我喉亢如火，我行迅如翻。吏来督我行，跃马恨不骖。使者讨押钱，鞭挞褫我服。我冤向孰陈，我泪向天瀑。语终心亦伤，声吞色犹恧。我感少年语，涕泪泫如漉。……尔居见尔难，不见九边族。一夫八人管，剥削尽膏肉。往者禁军出，人家无完畜。膂力代出役，瘁敝内供谷。土炕亦见夺，何况妻与仆。此本亡赖子，亡命入军牍。三帅皆诡随，安知有铃束。……^②

诗中借少年诉说自家受到官吏们的剥削、逼迫、鞭挞之苦，揭示了社会的黑

① 卷四十四《有明诗人邵晋夫墓志铭》。

② 卷四《潼关早发》。

暗，反映了百姓所受的苦难，并由此引出诗人对近时边区广大人民身受惨烈掠夺之苦的叙述与描写，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诗中对风沙滚滚以致口不能开的恶劣环境的描写亦有助于突出当地人们贫穷、困苦的生活。全诗写得真实、具体，朴素无华，却动人心弦，可说是一篇饱含血泪的控诉书。他在《秋雨吟》中感叹：“饥寒盗贼著处生，诛斩翻忧乱兵起。征求无度民自难，诸公徒尔叹微官。豺狼当道捕不得，纷纷法令何足观。……况复艰难至此时，九重深严那得知。台谏徒陈利害策，闾阎不见宁息期。斗粟尺布命所直，吏促官输转相逼。甘肃纵横土鲁番，商洛纷纭织染给。中丞受诏不敢来，此地生灵一何极。”^①亦真实记录了边区人民的苦难。《赋所见二首》一写母子三日无食，母昏沉，儿呼急；一写气态万千富家郎，骑马夜从章台归：对比写出贫富悬殊的状况，发出了不平的呼声^②。

康海晚年屡遭亲人亡故之痛。嘉靖五年（1526）爱婿张之渠卒，年方三十二岁。康海闻讯，匍匐至华州，“哀痛彻五内，欲哭声还吞。……入室视吾女，茕茕在山轩。尚恐极痛毙，拭泪强为飧”。“忧来神思迷，恍惚若徉狂。”^③婿死才三年，仅存之子康栗又突然病故，时年二十二岁。七言古诗《九月十九日步过浒西》云：“二十年来百志违，山妻谢去儿复夭。遗我伶仃乐思无，此身虽存骨肉疏。……今日荼毒结我肠，万事过眼俱草草。”^④十月十日逢栗之生日，又作五言古诗《十月十日》。诗中云：“此日是儿生，今年儿已死。往时具酒筵，欢庆羡邻里。素帷当中庭，凄风荡旌帜。我泪倏若推，儿音恍在耳。仿佛六旬人，何意复于此。庄生逍遥篇，亦具死生理。哀哉桥梓心，千古讵能毁。含痛卧茅茨，不知昼移晷。”^⑤皆如实记叙了诗人在其地、其时的伤痛和凄苦之情，本质去雕，真切感人。

而七言古诗《听韩景文弹琵琶》，更是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清秋八月宾客来，尊俎未列管弦开。立酌停歌两三盏，此声一出人尽骇。仓庚微吟柔桑底，冻竹乍裂淇园隈。游蜂逐萼远不歇，曲岭回壑繁更催。千山夜落九天雨，空谷朝惊三月雷。悠扬拂掉转相胜，开

① 卷八《秋雨吟》。

② 卷十七《赋所见二首》。

③ 卷六《悼张之渠三首》。

④ 卷九《九月十九日步过浒西》。

⑤ 卷七《十月十日》。

喝递互清且哀。铁骑横来长乐坂，神女坐对阳云台。闲庭翻絮去闪烁，绝壑堕石来砑砑。曲曲宛转意态别，三百四十犹往回。……夜深客醉席屡更，四座嗟咨未忍行。曲终更奏不知旦，户外惊闻繁雀鸣。^①

诗中描写韩景文拨弹琵琶之妙，不禁令人神往。“此声一出人尽骇”“曲曲宛转意态别”“夜深客醉席屡更，四座嗟咨未忍行”，极写其技之引人入胜。听其不同曲调，眼前即出现不同情景：群蜂花间采蜜，山峦迂回曲折，雨夜千山朦胧，空谷惊雷回响，高亢时万马奔腾而来，低柔若神女秋水送情……真是意态万千，不由人不击节赞叹。此诗将只闻其声的音乐，以如此形象的语言表现出不同的意境，足见康海对音乐领悟之深和文笔之得心应手。

当然，康海诗中确也有一些过于直白、“不复精思”的作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明人论海集者是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过于诗’一语为不易之评。……崔铤、吕柟皆以司马迁比之，诚为太过，然其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也。”应该说，这一评价是比较公允的。王维桢曾云：“北尚风骨，南尚色泽。然人好南音则十夫而九也。”由此可知明人如王世贞批评“康德涵如嘶声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②，实为南人一偏之见。要者，康海之作，直摅胸臆，风骨遒劲，文字以质朴为上，在明人作品中有独到之处，堪称一家之言。

诗文之外，本书中还收有他所撰《康氏族谱》，及为母家所修《张氏族谱》。由其所作《樊氏族谱序》可知，康海作《康氏族谱》前，曾定例义以示李梦阳，李氏以为可观，后李梦阳作《李氏族谱》亦曾采用。《樊氏族谱序》中称赞樊氏所作之谱“不远胄以诬亲，不撰美以欺世”^③。在给王九思所作《王氏家谱序》中云：“上推所自，下及其所生，以昭其系也；摭拾遗行，不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体貌具述，奄宥有地，所以敦其思也；援昔据今，开谕恳切，所以昭其训也。”^④均阐明了作家谱的意义所在，及不溢美、以直质为好的主张。海之《张氏族谱》，吕柟见后曾夸曰：“夫谱也，我未之今见也。质而不俚，简而不漏，信而不夸，可以传矣。”^⑤皆可见作为史官的康海

① 卷八《听韩景文弹琵琶》。

② 《艺苑卮言》卷五。

③ 卷三十三《樊氏族谱序》。

④ 卷二十八《王氏家谱序》。

⑤ 《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张氏族谱叙》。

以史笔撰家谱的特点。

康海另有散曲集《汧东乐府》，杂剧《中山狼》《王兰卿贞烈传》，志乘之作《武功县志》等。他的散曲以“真”取胜，真实反映了明代一大批历经官场坎坷的文人的心态，流露出较重的士大夫气息。在他和王九思共同作用下，以他们为核心，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北派曲家的群体。他们继承元曲本色、豪放一派，以制北曲为主，豪爽亢越，沉雄朴实，迥异于以陈铎、沈仕、唐寅、祝允明等才士为代表的南方曲派风流柔媚、清俊佻达的特色。

康海的杂剧《中山狼》借啸歌寄悲愤，痛快淋漓地鞭挞了世上一切负君、负亲、负师、负友、负亲戚的大大小小的“中山狼”；批评和嘲笑了不分善恶、对恶人也一概施以仁义的愚蠢行为；表现了对世情险恶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愤激的情绪。这是一部讽世之作，它振起批判现实的雄风，成为明代最优秀的杂剧作品之一，对改变近半个世纪杂剧消沉的局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他的《武功县志》也成为志乘的范例，带动了一大批郡邑志之作。

康海因其成就受到人们的尊崇，当地曾为他建祠立坊，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

研读康海的诗文集，不仅有助于对康海作整体的以及他在各个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深入研究，而且对还原历史真实，把握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挖掘、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摒弃其糟粕，也是有意义的。只是《对山集》今存多种版本，它们经过不同人物之手从不同的欣赏角度和目的选辑、删改，因而各本所收诗文数量不等，亦多异文。今知《对山集》有以下几种版本：

1. 《康状元集》，一卷，嘉靖元年（1522）刊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存。

2. 《对山集》，十九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存，并见于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影像本。

此为康海逝前编次，托好友张治道重加校讎刊行之本。

3. 《康状元集》，一卷，嘉靖、隆庆间《盛明百家诗》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存。

4. 万历十年（1582）本，四十六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并见于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影像本。

此为康海之子康梈重加搜集整理，在获得当时名家朱孟震（字秉器）、李

维桢（字本宁）、王世懋（字敬美）等的收辑、选校、甄别和督学潘公的支持后得以刊印。

5. 《明状元康对山先生全集》，四十五卷，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邨貽谷堂重梓”本。

此本主要依据四十六卷本，删去其中第十九卷“族谱二篇”。

6. 《对山集》，十卷，《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本。

此为孙景烈据十九卷本严加去取而成，并见于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影像本。

7. “明代论著丛刊”《对山文集》影印乾隆十卷本。1976年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凡 例

以上各本，收罗之富无出万历十年本之右者，且经多位名家慎加选校，亦较严谨。故本书以万历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除嘉靖元年的一卷本，因国家图书馆封库整理未得寓目），进行整理、校勘。

以下就本书体例略加说明：

一、本书循万历本例，按体裁分类，仍为 46 卷。万历本原收诗 1166 首，文 348 篇。本书从他本中辑得诗 49 首分别补入原诗题下（如万历本二首，他本为四首，则径行补入，加注说明），故 46 卷实收诗 1215 首。

万历本中全无的诗，共辑得 204 首，文 57 篇，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中。

总计本书共收诗 1419 首，文 405 篇。

二、各本皆为繁体字、竖排版、无标点和分段的本子。本书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无简体字及一字多义易产生异议的简化字，仍用繁体字），横排版，加标点，分段落。

三、比勘不同版本中的异文讹字，如只是意境、用词不同，或意同，字不同：仍依底本；底本语句不顺者，于他本择善而从。错字、异体字，径改；他本已改者，从他本。以上均出校记，不没改本之功。

书中感叹词“于乎”“於乎”“于戏”“於戏”等，各本习用不同，本书均从底本。

四、本书虽为校点本，但对集中诗文的撰作时间，提及的有关人物、背景，尽可能作力所能及的考证、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研究康海之交友及思想变化等状况。

五、本书按刊印时间顺序全部收入各版本序跋，后来刊本收入的“原序”，不重复录入。

六、本书收入数篇康海的行状碑志，以利于对康海生平作更全面的了解。

七、集中作者赠与、提及的人物，皆以字、号称。本书已考得其姓名者，皆编入“附录”中的“人名、字号索引”，以便读者查寻。

囿于学识，本书疏误之处定然不少，期望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上 册

前 言	I
凡 例	I

对山集

卷 一

制策一篇	3
廷对策	3

卷 二

赋七篇	9
梦游太白山赋	9
叹潦水赋	11
悯志赋	11
观涨水赋	12
别知赋	12
后别知赋	13
止酒赋	13

卷 三

古诗十二篇	15
迎神湫歌二首	15
祈雨歌二首	15
秦侍御鹦鹉图	15
悔过诗	16
貽风麓子	16
送阎公甫	17
赠杨秉衡	18
太白操	19
当歌绝弦	19
握手歌	19
杂调十五篇	20
能官行	20
夹河战	20
宁郭尉	20
雁门太守行	20
古倚歌	21
雉鸣曲	21
送杨用之还武功	21
泾野子与余居既数日，陟降原隰，临眺川陆，二美具集，百情咸畅。辛丑之夜，宴归学宫，风雨忽作。因秉烛相对，慨然兴怀，击筑长歌。悲婉激壮之声，古之志士未之能或先也。	
因倚而和之如此，固已愧泾野子之所陈矣	21
与吕子发浒西	22
同仲木往浒西别业	22
相逢行	22
叹息歌	22
杨白花	22
古别离	23
古边城曲	23